

從三階教的興衰談當今的中國佛教

法成

當今的中國佛教界，對「三階教」似乎比較生疏。這也難怪，因為該教的生命短暫，古今研究它的學者又寥寥無幾；既無信仰者，又少研究者，自然人們對它就生疏了。但是，它的出現，在隋唐曾經興盛一時，產生過較大的影響。今天，我們探討一下它的興衰史，有其借鑒的積極意義。

三階教，又名三階宗，三階佛法，或簡稱三階。創始人信行，是隋代高僧。俗姓王，魏州人，十七歲在相州法藏寺出家。受戒後，廣博經論，尤重行持。當時，由於「摩訶摩耶」、「大集月藏」等經的譯出，社會上廣泛地流傳着一種「末法」思想。加上教內各派各執所學，彼此誹謗，教外又值南北朝之末，戰禍紛起。相州作爲北齊都城，隨着整個北齊王朝的覆沒而爲北周所吞。周武帝消滅北齊以後，斷然推行廢佛政策。頃刻間，寺宇經像被毀，僧尼被勒令還俗，信行也只好捨戒。捨戒後，他致力宣揚利他精神，並親服種種勞役，節衣縮食，濟度貧窮，以至演變爲日後的「無盡藏行」。

經典的預見，嚴酷的現實，加深了人們的「末法」意識。信

行的三階教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醞釀而成的。

開皇元年（五八一），隋朝復興佛教，信行仍返故寺從事教派的創立工作。三年（五八三），他於相州光嚴寺發願爲一切衆生施捨身命財物，建立禮懺、轉經、頭陀、飲食等十六種無盡藏行。「願施無盡，日日無斷」，直至成佛爲期。一時從化者不計其數。開皇七年（五八七），奉詔入京，受到僕射高穎的厚遇，並在長安眞寂寺裏爲他建造三階院，實行無盡藏的布施。不久，又設置了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弘善等三階院。他一邊率領弟子致力於三階的實踐活動，一邊不辭辛勞地先後撰寫出「對根起行」、「三階集錄」、「衆事諸法」等四十餘卷三階教典。京師上下，四方道俗，無不聞風而至。數年間，便蔚然而成爲一個欣欣向榮的三階教派。但這個新的教派自從它產生的那天起，就遭到來自佛教各派的嚴厲抨擊；又因該教所建立的「無盡藏院」，財富越集越多，與國家利益產生矛盾。所以在信行圓寂後的第六年，即開皇二十年（六〇〇），隋文帝便下令禁止，但實際上禁而不止。這又是什麼原因呢？不妨從其教義、教行等方面來作些簡要的分析。

一、三階教把全部佛教按時、處、人分爲三類，每類分爲三階。時的三階是指佛滅後最初五百年正法時期爲第一階，次五百年像法時期爲第二階，千年後末法時期爲第三階。處的三階是指修行者所依的世界。處分淨、穢。淨土是第一階一乘所依的世界；穢土是第二階三乘和第三階凡夫衆生所共依的世界。人的三階則按一乘、三乘和世間根機的區別分爲三階。信行認爲衆生根機不同，必須因人說法。同時，他將整個佛法分爲普法和別法。普法是指於法不分大小，於人不分聖凡，普信普敬，不尊此法而斥他法。別法是指於法有大小之分，於人有聖凡之別，三階中，譬如第一階唯學一乘法，第二階唯學三乘法，所學各別，故名別法。當時距佛滅時代已有一千餘年。於時爲末法，於處爲穢土，於人則是戒見俱破。也就是說，當時的佛教，無論時、處，人都已處於第三階，人們都應信修普法。若以下根人修上法，則不合機宜。所以三階教的主要教義，也就在於對根起行。而且該教認爲第一階正法時，戒見俱不破；第二階像法時，破戒不破見，兩者都是具有正見的人。但到第三階末法時，戒見俱破，劣時劣處，爲偏見（執空執有）、邪見所支配。對於執著偏見的人，若授以第一、二階的「別法」，就會出現信此一佛一經，而謗他佛他經的情況，就會出現門戶之見，派系之爭。這對整個佛教來說，是十分有害的。因此，信行主張在末法時期，不應學習「別法」，而應適時提倡「普法」，即普遍皈依一切佛、一切法、一切僧，斷一切惡、修一切善。普法是末法衆生唯一得救的法門，也是三階教的立教基礎。但在當時，佛教各派大多是尊一經一法以立教，各自都以正宗自居，批評他宗他派，致使信衆無所適從。在這種情況下，三階教提出「佛無差別，法無差別」的普法思想，顯然有助於調和這些矛盾。從這個角度出發，三階教的興起，應當是適時的，同時也是必然的。

二、三階教認爲：一切迷於現實的衆生，其本質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從如來藏或佛性來看都是佛，因此一切衆生都是「當來佛」。正因爲一切衆生當來皆可作佛，所以對一切衆生應作佛想。世間衆生無不是佛，因而三階教徒對一切衆生均行「普敬」，路遇行人，不論男女，一並作禮。這種普敬的行動，極易獲得衆多通俗的好感。

三、三階教徒依「普法」教義，建立「無盡藏院」，實行普施。「像法決疑經」中強調集體布施的功德說：「若復有人，多饒財物，獨行布施，從生至老，其福甚少，不如衆人，不問貧富貴賤通俗，共相勸化，各出少財，聚集一處，隨宜布施貧窮、孤老、惡病、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三階依此而倡導個人的一善一行必須融化於「無盡藏行」，才能獲得更大的福德。這種普行普施、濟度貧困的「無盡藏行」，當然會得到衆多通俗的響應。同時也打破了出家教徒與普通信衆的界限，真正把佛教引向大衆化，使之植根於百姓之中。這在當時，是深得民心的。

可見，一個教義、教行能適應時宜的新教派，自然是比較容易被大衆接受的。而無盡藏院的建立，既聚積了弘教所必須的財物，又團結了廣大教徒，當然有較強的生命力。加上隋代重臣高穎、蕭瑀等的外護，所以該教雖被禁而不停的現象，也就不足爲怪了。

現蹟

到了唐代，長安的三階教又恢復了相當的盛況。韋述「化度寺無盡藏院」說：「寺內有無盡藏院，即信行所立。京邑施捨，後漸崇盛。貞觀後，錢帛金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各僧監藏，供天下伽藍修理。燕涼蜀趙，咸來取給。……武后移此藏於東都福先寺，天下物資，遂不復集；乃還移舊所。」（「兩京新記」

卷三)。又「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三載：「其無盡藏財分爲三份：一份供養天下伽藍增修之備，一份以施天下飢餓悲田之苦，一份以充供養無礙。」這說明以長安爲中心的化度寺無盡藏施捨範圍，已不僅僅局限於帝都長安，而是以它爲中心，向周圍更爲廣大的地區擴展了。其財富聚積相當可觀。然而，過多地積聚財富，難免帶來不利影響。一方面，給某些不良教徒具備了驕奢條件；另一方面，同國家利益日漸抵觸，終於在武周證聖元年（六九五），則天皇帝下令收繳三階教籍，送到禮部作偽經符錄處理。這就是歷史上的第二次「三階教難」。武則天再次頒佈禁令，限制三階教徒除行乞、長齋、持戒、坐禪外，其他行爲都被視爲違法。據「大唐淨域寺法藏禪師塔銘」載，武則天曾兩次敕令當時三階教名僧法藏於東都洛陽福先寺和長安化度寺監督無盡藏。這固然是對已經積聚的「無盡藏」財物嚴加管理，避免奢用；同時，也說明此時的三階教基礎——「無盡藏」財物仍然存在。歷史上第四次「三階教難」就不一樣了。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唐玄宗下令拆除三階院，並毀掉全部三階教籍。開元十八年（七三〇），智昇在他寫的「開元釋教錄」裏，將當時流行的「對根起行法」、「無盡藏法畧說」等三階教典三十五部四十四卷都編入「僞妄亂真錄」裏。這次劫難，對三階教的打擊太沉重了。直到代、德二宗執政時期（七六二——八〇四），才開始有所復興。尤其是德宗貞元期間（七八五——八〇四），可以說是三階教最後的活躍時期。據日本所傳古寫本「貞元錄」卷二十八載，當時長安城內有五十五寺均建有三階禪院，其住持相繼達二百年，僧尼二象有千人以上均奉三階教法。貞元十六年（八〇〇），化度寺善才等僧還狀請三階教籍入藏獲准。於是，信行的「對根起行法」等四十餘卷三階教籍，得以從「開元錄」的偽目中「解救」出來，而被圓照編入「貞元新定釋教錄」的正目中（據日本塚

本善隆「續三階教資料集記」）。這說明代、德二宗對三階教是頗有好感的，而編寫「貞先錄」的圓照，顯然是三階教的熱心扶持者。也許是先入爲主的緣故吧，人們依舊難以改變「開元錄」編定三階教籍爲「偽目」的看法。加之無盡藏院自「貞觀後，錢帛金綉，積聚不可勝計。」這樣過多蓄財，未必是信行立「無盡藏院」的初衷，他僅僅是想籌集弘教和賑濟所必須的資金而已；但「無盡藏院」設立以後，出現了大量財富聚積的結果，從而招至了不良教徒的驕奢放逸，朝廷的猜疑，這也許是信行未曾料到的事情；加上佛教各派對三階教的圍攻，就更加速了該教的滅亡。所以，傳至唐末，便消聲匿跡了。

三階教在中國消失已千餘年，今天研究它的興衰歷史，主要是從中找到龜鏡。衆所周知，當前中國佛教確實存在不少問題，而且有些問題與三階教興衰過程的隋唐佛教，（這裏僅指弊病的一面）有某些相似之處。

一、門戶之見。佛教本出一源，同屬一體。但在隋唐與當今都存在門戶之見的問題；所不同的是，各宗派都以自己爲最，自己代表着佛教的正統，而貶斥他宗他派；今天是以一寺或一單位爲獨尊，不顧周圍兄弟單位或寺院，形式稍異隋唐，危害佛教過之。因爲教派之爭，對佛教固然有害，但對教義當能發展；本位主義的單位門戶之見，對佛教只有危害而毫無益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倒有提倡「普法」的必要了。

二、出世入世問題。中國是大乘佛教國家。大乘佛教倡導自利利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一千三百多年前，信行禪師不顧傍人指責，毅然捨戒，深入社會，親執勞役。後又建立「無盡藏院」，濟度貧困。並效「法華」常不輕菩薩精神，倡導普行普敬法，從而使佛教真正走出山門，面向世間衆生。因此，他所

創立的三階教，短短數年，便得到迅速發展。反觀當今中國佛教，有的雖有「出世」，而無入世。一道山門，一堵紅牆，便把佛教與社會分隔開來。雖說是大乘佛子，所行却是小乘之道。他們也參禪打坐，念經拜懺，但關心的只是現世和來生的個人利益。至於常住怎麼樣，信眾怎麼樣，整個佛教的前途怎麼樣，他們從來就不關心，也根本不想去關心！有的雖有「入世」，而無出世。爲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爲這些人不是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而是往往與世同流，甚至比世人還不如！這就更損害了佛教的形象，從而導致人們對佛教的猜疑與誤解。有些僧人濫收徒衆，寺院濫傳戒法，住持失職，鋪張浪費，這就更如深了人們對佛教的誤解程度。寺院表面香火興旺，實際上却脫離了社會民衆，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潛伏着危機，這又怎能談得上真正恢復和發展當今的中國佛教呢！

從出世入世這一角度講，信行禪師的普敬和濟世之行，倒有點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菩薩精神。當然，三階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點，如過於排除「別法」，導致各宗各派的攻擊；其次，「無盡藏院」積財過多，引致朝廷、社會諸方面的矛盾，終至唐玄宗下令取締，分散其財物、田宅等，而歸於消滅，這是值得深思的。

三、後繼問題。信行禪師非常重視培養門下，三百餘衆常常跟着他，成爲弘教的核心力量，對於發展三階事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我國佛教界，老的已老，而且，相當部份又墨守陳規，難於接受新生事物。年輕一代，或是沒有成長起來，或是做事想問題帶有時代的特徵，這就在兩代人之間出現了「鴻溝」。老一輩看不慣年輕僧人的所做所爲，年輕僧人也瞧不起老一輩的「固步自封」。佛教事業畢竟是要落在年輕一代人的身上，如何適時培養合格的僧才，這是關係到整個中國佛教的大局問題。某

些大德甚至以爲年輕僧衆真正學到了本事，翅膀一硬就會飛走，不如「半碗水」或者「愚」一點好，因此有意無意對培養僧才設置障礙，即使出了德才兼備的接班人，也難留住。還有一些大德認爲把錢拿去辦學，還不如建寺造像。他們可以大大方方地花上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資金建起富麗堂皇的寺宇，但辦佛教教育的經費則少得十分可憐！這種僅圖眼前功德，而無長遠眼光的舉措，對佛教有什麼益處呢！無非是某大德、某高僧建起了某寺某廟，再立上一碑一文，真可謂流芳百世了！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富麗堂皇的寺宇，畢竟不能代表佛教的興盛。若無後繼學人，中國佛教還有什麼希望可言？佛教既無希望，作爲承前啓後這一艱難時期的大德們，又如何對得起佛陀、先輩和四衆弟子？

我們時常倒也聽到一些大德說：「佛教形勢大好。」但我却認爲當前的中國佛教已危機四伏！這絕非危言聳聽，就拿中國佛學院來說吧，這一名聞海內外的全國最高佛教學府，竟然連座像樣的教室都沒有，而我們的某些寺院，蓋一座「大殿」，却能一出手就達數百萬之巨！這裏的教師老的已老，死的已死，青年教師培養一批走一批。學生生活艱難，教師收入低微，工作環境又差。尤其是一些爲佛教教育事業勤懇工作了幾十年的老教師，學識雖堪稱專家，但職稱依然是個小講師。這又怎能不讓青年教師寒心呢！在物價年年上漲的今天，每年撥給院裏的十四萬元錢，本來就「手長衣袖短，扯不來」，今年竟然還斬掉一萬元，這叫做真正重視佛教教育嗎？師資、學生、房子，這些基本問題解決不好，又怎能談得上培養合格的弘教人材？人材培養不出來，還談什麼恢復和發展中國佛教呢！

數月前，在上海開了一個全國佛教教育工作會議。會上許多大德捐了款，名曰「佛教文化教育發展基金」，這看起來的確是件好事。因此，參加會議的一位院領導，回來後高興地對我說：

「好好幹，現在有奔頭了。」當時，我笑了笑，沒作回答。後來開教務會傳達「會議」精神，大家確實有些興奮，臨散會時，我却冷不了地潑了一瓢冷水「打雷了，但很難下雨。」如今怎樣呢？據說，欸是捐了不少，但真正能用到佛教教育上來的，恐怕沒幾個子兒。作爲佛子，我真誠地希望，須下大力氣培養年輕一代，這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四、寺院經濟問題。三階教爲什麼產生不久就那麼興盛？除了在教理、教義較適應當時民衆外，在相當一定程度上，是與它強大的經濟力量作後盾分不開的。當然，我們要振興今天的中國佛教，並不是提倡像三階教那樣去聚積財富。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不可在現有的基礎上，去充份地利用自身的條件，自辦一些諸如生產性、服務性的產業呢？這樣既可以使僧衆自食其力，又可解決弘教所必須的資金來源，而且還能爲社會的物質文明作些貢獻。這比一味依賴信衆施捨，豈不好得多？同時，也可改變人們對佛教的一些不良看法。

五、末法時代的認可問題。如果說三階教的「末法論」在隋代爲期尚早的話，那麼，現在真可以稱得上是「末法」時代了。面對「末法」，是聽之任之，還是效法古德，探究適應當今佛教發展的措施？這是值得每位佛子深思的問題。

綜觀三階教的興衰史實，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一個事業，只有正確地掌握住它的時代命脈，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人類是在不斷地發展與演變中求生存，自然界也是如此。佛教要獲得生存與發展，就要在其發展過程中，高瞻遠矚，吐故納新；適應時代，協調社會，發揮自身優勢，樹立道風，利世利人，在人類中樹起高尚的形象，才能真正恢復當今的中國佛教，並使之發揚光大。

（上接第42頁「談佛道難得」）

智障真實義」而言。有了這個真實義才能成佛道，沒有這個真實義，就不能成佛道。但是在現世的無量衆生中，修佛道的人多有退轉心，放逸而不精進，無法修得真實義，不能得真實義，自然不能成就佛道，而能不放逸，勤行精進於真實義的修學者，僅釋迦牟尼佛一人，所以在現在世中，唯一一佛出世。佛陀舉了一個譬喻來說明。譬如有一棵菴羅樹，開了無數的菴羅花，是不是每一朵花都能結菴羅果呢？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有絕大多數的花都半途凋謝了，結果的只是少數花而已。又如一條魚，每次產卵無量數，是不是每一顆卵都能孵出一條魚呢？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很多的卵都被其他魚吃掉了，只剩下極少數的卵孵化成魚。修真實義後成佛道者，亦復如是。

再說，過去世、未來世的時間無限長；自然能出無量佛；現在世的時間短，自然只有一佛出世。

佛陀說完了佛道難成以後，將希望寄託在菩薩身上，佛陀說：

「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得解脫分法，是不爲難；在家得者，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佛陀的用心非常良苦，衆生要想成佛道，必須修菩薩道，菩薩要想得解脫，必須先要修得解脫分法，而修解脫分法，在家菩薩比出家菩薩爲難，是什麼道理？因在家之人多惡因緣纏繞之故，是些什麼惡因緣？如妻、財、子、祿的纏繞，貪、瞋、癡、疑的纏繞等等，都能影响修解脫分法。因此，在家菩薩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得解脫分法，也才能成就真實義，方可以得成佛道，所以在家菩薩責任很大。